茗柯文編

茗柯文三編目錄

自己未敀庶常至辛酉散館凡文三十首爲一卷

蕉花賦 并序

阮司農座主小嫏嬛仙館有蕉花一枝命惠言賦之

維江南之名卉有蕉圃之巴苴裁縹玉以爲葉舒青霞以爲萼揚翹戴蕤樹蕚洽淡夫容發波到植菡萏摧孤榮以四照苞淡房之密掩馨回綠以風轉芳滋紅而露洪于時朱炎曜夏素晷移秋芳草欲歇繁英既收心百重而獨展葩千番而遞抽既榮朝而萎暮若昔逝而今遒諒榮萎其迭運何今昔之相侔奉君子之盼睞效弱植於軒墀豈華盤之敢飾幸芳臭之在滋感蘭蕙之早

憂念蘅杜之相違恐秋風之易落愁芳洲之未歸馳清暉而結思悵百卷以爲期亂日赤巖山前路以遠扶荔宮中日以晚願持兮素心報衆芳兮九畹

館試靈臺偃伯賦 以功成奏凱民悅無疆爲韻

儀昔三五仁洽道豐爲閒無誅而治達不殺而化隆是以師貞大人雅美車攻邦典九伐軍資五戎

皇奮厥武帝謂是遏電擊霆震龍翔鳥翥索之招搖之下行乎太乙之中三會而名大武七德而奏膚公適反齊斧挂敦弓倡愷樂以偃武登靈臺而課功睹彼靈臺之爲制也丙巳奠位房心耀精前明堂之赫赩帶璧水

之渟潆眇傑搆而聳出象漸臺與蓬瀛保章是書雲物馮相以測機衡綮五是之來備考三階之泰平于時釋奠儀具獻馘禮成囘戎輅華輕華仿偟乎靈囿而升乎高臺之嶢崢進蓐收使受鉞厲勾陳而洗兵維彼師節曰伯是名義在止戈禮先假旌

惟夫伯也者纁縿上陛華芝之下覆絳素殊表緇青各副弧旌枉矢朱鳥白獸八方維中六甲句戊九七四六前左後右指揮則波騰擺亞則飆豎回皇則天旋掣曳則山仆司幄機而爲目蓮奇正而相首聲金鼓之和響聞笳管之淸奏

當夫鵝鸛朝弦貔貅夜鏜踈歷崩雲鋒驚立海象弭魚須玄弓鋈

錞百金之士鴻麗千快之雄鵠待司常分旗卒閒斯在北風吹而獵獵流波縈而浼浼軍威奮士氣倍摧蒙茸刊鬼舉翕張而萬騎禍皇軫轉而三軍錯琟一麾刷如再接厲乃故能蹴秦望于埃墟掃楚氛以木楄使卷舌反踵岐頭植髮莫不崩角稽首拱頤樹頰望荼火而惕鳥與蟲沙而廢穌受降則積甲齊山振旅則執同聽凱故其偃之也解飛旃脫維紃襪垂斿之旖旎袪網杠之輪囷收龍章之煥霍卷虎畫之斕煸將遂剖提鼓啐金錞埋暢轂破文茵倒干戈而御截耜騏韝于閒暇朝無冠鶡之將野無服劒之民豈徒銅虎銷其符璽牙璋毀

其齟齗于是八荒來庭九有有截西傾順軌東鯷棄轍
三光宣精十煇時節罰質芒寒欃槍燿滅北落之陳虛
懸南軍之門空設考靈燿之休徵樂符瑞之章徹聽鐃
吹而朋怡仰天衢而曹悅爾乃司馬執法太史陳符觀
天人之協應覽萬國之有無僉以爲
皇上仁育義正忠洋澤濡有不率化天戈是誅所以
追來孝于
陟降播桑武于寰區鱷鯢既翦封狐既除自我天覆弗
震弗渝文威赫其廟貌承烈訏其顯謨蕤纛褰命于姬
氏于羽陳于有虞雖自古而爲昭殆方今而未愈也遂

作頌曰於赫

聖武威謀孰亢我奮我師我伯央央於昭

聖文惠風溥翔我還我師我伯洋洋

皇在靈臺苞符孔彰我伯旣偃與民共慶乃流璧雍遂

開明堂於千萬年惠我無疆

館試蜡賓說禮賦以出游于觀之上言偃在側爲韻

有講藝公子問于翰林主人曰蓋聞德者道之失禮者德之逸治化之與氣運若漸于淖而汨焉動以遠則騰而軼矣何以稽諸汙尊而抔飲者不以燔炙爲餞也譬猶而僭巢者不以棟宇爲譏也帝緒王統或繼或述夫

青地素一文一質人藏其心神闓其吉是以素王臨雨觀而興歎悼小康之莫必意彼六君子者蓋將終古而不出矣夫主人曰吁豈有是哉君客所言則是唐嬀道不卓而姬姒治不休也泰山之封何儀七十有二而未遒哉往者周綱既解王澤卽幽厲弛其系統棼其於十二力政潰潰浮浮孔子雖制作倉黑不代求興于魯麟以汰春秋監彼二代亦曰從周故乃原百一之澤明張弛之由瘠豫魏之明備志禮教之優遊俟後聖有作而道罔不佯也蓋亦覽

方今之治與三代儔乎我

大清之有天下也功邁往紀德隆古初
四聖重光以咻以噓民不識帝力廉有政有居作而相
胥息而相於其覺呿呿其臥蘧蘧一百六十年有餘矣
是以禮樂既備而民用燕譽也我
皇受之振天紘斡地軨握乾符衍坤算有孚在上中正
以觀赫赫風雷之呻厲爛日月之清晏然後搜薪槱于旱
麓載羣雅于雲罕懸旌設磬執籥奏翰皋槀之徒忠日
贊贊倫魁能冠相與列乎殿陛者若日煇而雲縵也陬
澨之域飲食衎衎頷引目盱相與屬乎輪轂者若掌跖
而指按也夫其顧諟明命昭假不遲天地爲本事則樂

禮運要義已括盡

禮運專重祭禮故須從此等大處著筆

之文暘肅雨仁敷義施孰柄孰端陰陽四時考朝究夕爲畢爲箕日月從星事公不私恩開威閤生殺互倚鬼神五行是復是司頒憲飭典陶軒育義禮義爲器情田以治劓梟革獍緵羅絡縻比于四靈胎天可窺于是仲冬日至中孚信養萬物權輿于下赤萌于上大報本以反始恭

圜丘之烟煬爰

嚴癸以躋酖咨五精之嘉既爾乃孤竹諧奏雲和高張器用陶匏齊列秬鬯六變既畢百靈時嚮神明肸蠁閶闔詄蕩嘉無斁于對越駿奔走乎顯相維

皇情之庭紹贍
陟降而載愴夫聖人之德何以加于孝乎孝者禮之門也治之源也是以六合祇德九寓肅愳外圻八埏考暢無垠鷙蟲回面而內向鴂舌革響而棲樊趨氛既靖泰弧載櫜舞虞干之奕奕陋崇墉之言言足使枳頭交趾之國結胸儋耳之藩戶皆封而不閉壤可游而罔釁然而
聖主猶孜孜勿寧篤近舉遠屏符瑞之彪炳御雅頌之赫煊成周之業既建靈臺之伯斯偃與舞七德議禮三本酌中尊于四衢刈眾芳于九畹功不見其所事俗不

知其所返物生其其人貢其悃斯古之所謂大順道積焉而不苑者已故曰聖有前後道無咎悔苟符節之能合實今古而相待尼父刪述六經載采漢初萌芽唐猶傀儡宋學刓其圭璧明制遺其鼎彝更降迭替越二千有二十載而後大道之行于此乎在也豈非百世可知而聖言非紛歟客既飫于至道飽乎帝則烱乎若覺攬乎若得作而曰美哉德也雖謨典所敕河洛所式方斯惡而昔嘗恨不逮夫帝世聞斯論也其置身大庭之側矣請終身誦之剖禮說者惑也

館試匠成翹秀賦 以入學庠序以脩彝倫爲韻

於皇時
聖厥中允執
重光乃宣
神武載戢紘
天綱以遐覆綱并收而用汲與三雍之上儀開二酉之
祕笈雖葑菲而必采孰椒蘭之弗緝執經則圜橋俱觀
顧俊則四門並入維　作人之雅化本因材以登擢樂
有儀于菁莪謝無成于郁樸度千章于宋柄熟百穫于
稍穛稽葛洪之遺論覈淮南以研摧譬翹秀之殊材待
匠成于採斲鈞

鴻規于大造施尺度于末學若夫徒洲竹箭之藪荊衡卉木之場卑枝雲構靡幹風擬猗儺接畛淖汋連岡必勁質之能植斯翹然而獨揚古圖殊于樗散七年識于豫章江漢則為杞為梓終南則有紀有堂信高標而自貴美拔類以為良擬官材于造士最羣倫于膠庠至于春蘂相期秋實堪佇英三擢而為芝穟下垂而象黍幽蘭時菊之標玉的金莖之侶縣無言之孤秀洵不曬于野處揚紛葩于紉佩美嘉薦于筐筥流左右于荇菜欒條茁于秬秠似英華之初發始譽髦於衡庠於是選公輸命王爾量修輪度丈咫搜根柢而呈嫮約鉤衡以效

伎運精心以司契順衆材而程美規圓象天準平法水
標直從繩分弧綴矢理正雲披文奇波詭庀工而任則
棟粱成器而珍維簠簋刮取裁而必當諒匠心之有以
至其養芒角培萌勾甫滋葉茂風暖花柔滋九畹而將
刈服三時而待秋祓厚澤之既渥詢厥壤之可游撥遠
芳於叢薄攬孤馨於道周故使蘼芷不閟于湘沅蘋藻
見取于公侯實受成於亭毒豈資媒於蹇修是知維木
有翹
皇則匠之維草有秀
皇則成之尚甘白之可受自追琢之必施問彌綸于上

髯胡

帝則之能窺千林擢枝以爭拔百卉抽穎以效時松無

心而干日葵有蕊而傾曦羲

雨露之必及繩矩鑊以爲期文孰知匠氏何以用其斧

削鐻人何以齊其尊彝然而

聖風有自

至教易循五品先于孝弟六行終于睦婣因物付物以

人治人猶衆木殊材而規榘同其曲直百卉殊氣而芳

臭和其甘辛斯靈均可得而佩匠石可得而掄則夫

聖天子使天下波濯摩厲懷村貢珍不識不知而臻大

化之滑者豈非學校之化陶冶于人倫也哉

館試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賦以麋角解蘭根出泉水動爲韻

天道神運聖人奉時維三微之漸著乃三統之初基雖迭取于紐引實孕始于荄滋考日景于南陸候緹灰于北維陰初藏于屈蠖陽未觸于萌麛是爲天正之首而周月以之原夫二曜重壓五星高暐貴赤殊其纏表東西互而超趨粤有星紀是爲天測牽牛之初其道有倬起經緯而轢縩度引觜觿而絡辰角磨躔則斗振于天紀歲則復生于剡星回杓而再建日周天而方罷擬規璧之有合齊連環之不解端天心于專直齊乾則之圜

捭陽周神而無倚物權輿而弗馳斯牝馬之所以行于地中而潛龍之所以信于淇澥也是以握先逃氣中孚爲端申子初正九六相摶滋黃宮以信養感赤象之生難候乍分于土炭氣先入乎芸蘭七十三分而坎教六日七分而震完蓋天所以爲宙合之槖而正夫七始之回環周人取焉改月紀元標微陽于歲首建春序于天根合貞元于易象胎罔直于元門冰終時而有始日萌艸而猶屯既孳生而子應囿蠢動而春原帝非從于出震時適會于終坤爾乃表月次王統正號吉定朔候于夜半協陽光于日出天子居青陽而聽政太師抱黃鐘

隱摧枯朽以斧斤爰崇墉有臨衝之肆虞階有干羽之
勤曾未足以云也是故豚魚孚駭豕謐墉隼巖穴禽出
秦豳刑楚氛失夭戈回武功畢振軍容以入國執世俘
而數實歌杕杜以勞勩賦出車以勤恤念七德之武志
本十全之
善述懷天保與采薇始憂勤而終逸將假伯于靈臺必
告成于
太室命太師以執同聽軍聲而為律于是岐伯后夔制
氏之倫僉爾而進曰昔者黃帝揚德建武軍樂造焉越
周武王得誼示喜愷歌告焉鎛師以晉鼓節奏眡瞭以

編鐘合操司馬秉鉞而先獻樂師播詩而倡導漢歌有短簫之曲音制沿鼓吹之號芟張雜釃而不與巴渝粗舊而近戲惟我
皇上緝熙
重光道洽義浹懷綏者被其濡煦背矩者慴其震疊故禮教以爲綱陸兵刑以爲調變所以化其不臧而弭其不協非以嘉戰功而多克捷也宜開徵角之宮啓英莖之發詩天保之單厚進人舞之蹀躞頌
皇武之耆定昭
聖文於奕葉遂拜手稽首而進樂章曰於鑠

皇武戢民之眾九州攸同外薄四海昔我出師梟獍是
殲今我振旅頑獷是改彼頑者梟歌舞斯在豈惟戰士
實樂以愷惟
皇之功以永千載於昭
聖文奉天之時五載不違恩覃澤溢昔我出師謂民顚
危今我振旅由庚有夷彼危而夷孰扶孰持下謀之風
不其在茲惟
皇之成以永無期
館試龍見而雩賦以爲民祈祀大雩帝用盛樂爲韻
於惟

聖王徵用驗事八風告期五是來備曰暘暘燠曰雨雨施雖休和之時效猶艱閔之余悲匪民曷勤匪穡曷為稽春秋之盛典觀昊穹之昭示粤以孟夏丙辰舉常雩之祀于

郊社禮也于時恢台肇候景風協辰赤德方曜蒼精謝域天田輝輝而照耀牽牛熠熠而臨畛維龍火之初見告農期于萬民乾爻純而天飛震氣究而淵中實風雨之所奉識膏澤之將漸爾乃太史候于天部宗伯詔于王闈命稻人以供斂詔祝祓而覡禪童冠豐浴而興舞肆師衣器而揚徽音官治縣而畢具家宰誓戒而莫違

令先庚而先甲義有報而有所各展采以錯事用昭虔

而受釐

天子乃以陽鼂備

大駕揚瓊鑾鳴和鸞軾玉几以即于齋宮涓濯食玉儲精垂祉觿斗車之威麗建招搖之颯纚左靈星而右辰角驂農丈而服天邦超房駟而逾遘排閶闔而直指僘

對越于

蒼縡表敬恭于禋祀

圜靈肸蠁五位晻藹邸陳四圭樂變六會金版告謁玉幽芬稠鼎搖太一猋爓華燊豐隆躞跜以厲衡屛翳儼

饗以承旆旆盪盪而合莫信巍巍而兩大且夫

聖皇之勤民也撫時爲柄與神合符先東作而省歲後西成而處無張昏中而黍種農晨正而土滌伊詢箕與課畢若望杏而瞻蒲故其事

天也南郊用北陸而爲候明堂驗辰角而非誣始耕既重啓蟄之禘而祈祀復尊龍見之雩是以農舞于疇時報之歲辰二十八而不忒雨三十六而可計驗三階之泰平察五緯之高麗占太陰而常稔測元枵而虛繫避

錫福于我

后實奉若于

古帝遂乃欃槍靖氛旬始埽雺白虎斂圉而成罰鶉鳥

戢翼而弗縱我澤無私民樂與共鑄劍戟而爲耜剪耰

荆而播種占壤則十二次而無隔隩堰通蜡則七千里

而均諧幽頌斯

聖人所以奉三辰大一統泯聲臭于合載兼覆幬以爲

用者也遂作頌曰惟

聖若

天惟

天佑

聖懋星表時實標效敬維雨之膏維祀之慶人若其疇

物正其性。時乘六龍。白德之盛。

皇來祀。雩有殷。其樂黃鐘大呂。升霄降遊。

皇既雩止。有渰其渥。祁祁斯甘。穫我稰穱。屢維豐年。

皇武攸畤。

散館大禮與天地同節賦 以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為韻

懿惟

聖王立功立事。既著定于

武德。爰醇暋于

文治。表

烈承而

謨顯體乾大而坤至

紹宗伯以典禮敘時夏而攸肆昭物則于上下法易簡于天地成位則才乃參三居體則支宜暢四原夫天地之精是曰貞字經星辰而運日月奠維嶽而乘山海行以錯而不棼氣以殊而不改陰陽以消息而不窮剛柔以成形而不倍政莫詭乎璣衡步難窮于豎亥自非有節于一元曷以爲昭于億載惟夫禮也者因人情而作制統物度以爲規一視聽于耳目圖髓會于膚肌既繩準于一世乃品節夫二儀識財成于后以兼天地而官之故其尊卑殊施高下作對馨氣形之升降均事功于

覆載咸儀與說寬弁藻繢比文理之質象垂賁飾于草
昧吉凶相權生殺互代似嚴温之迭乘道並行而不悖
紀綱周詳品庶咸乂擬圓方之範闡龍萬彙于形内至
其內心外心體物周而天端地倪爲訢爲合從隆從汙
時物相雜天盈地虛一闢一闔順撫經等規重矩沓天
施地生昭晰並納升中降禪春歆秋飲天蟠地際煦嫗
相答蓋嘉會者天地所以賦性行異者人君所以興盛
必制節而不過乃保合而各正樂以順禮而教和禮以
防樂而居敬既反此而爲刑亦布兹而爲政是以八荒
一志萬國齊風並傾心于

帝則成歸極于大中彼觀型于象魏君履度于厚穹貞之日用飲食以爲質鈞之道德風俗而皆同文何怪奔駭無驚於甡鹿潛游不化于沙蟲則惟我

皇上察地監儀則天與配本身度之昭彰範羣倫之晻曖中和茲致位育咸在耕鑿何知道寶不愛雖復搜逸禮于河間綴遺經于小戴豈足以文

盛治之璘彌綸情田之沾溉也哉

原治

古之治天下者上不急乎其下而下無所拂乎其上政不令而成獄不省而措其逸也如此其政之施于民者

不過歲時讀法而已是亦今有司之所奉行者也其刑罰之條止於三千五百而以待獄訟常有餘豈今之有司常愚而古之有司常智歟其民與上相接者飲酒習射吹笙擊鼓以爲樂而知仁聖義中和之德孝友睦婣任䘏之行禮樂射御書數之事皆後之學士大夫所習爲而難成成焉而可貴者鄉黨州閭之子弟常出于其開其化之涵而俗之懋也又如此蓋先王之制禮也原情而爲之節因事而爲之防民之生固有喜怒哀樂之情即有飲食男女聲色安逸之欲而亦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故爲之婚姻冠笄喪服祭祀賓鄉相見之

禮因以制上下之分親疏之等貴賤長幼之序進退揖讓升降之數使之情有以自達欲有以自遂而仁義禮智之心油然以生而邪氣不得接焉民自日用飲食知能所及思慮所造皆有以範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其入之也淺而服之也易夫蠻粵之人生而侏離聞中國之音則駭而視被髮文身之俗資章甫而無所售彼其習于鄙陋者猶如此而況習于禮教者其有奇衺放淫之民生其間有不怪且駭屛之而無所容者乎故先王所以能一道德同風俗至于數十百年而不遷者非其民獨厚其理自然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甚繁而其行

之也甚易其操之也甚簡而施之也甚博故也者正此
者也刑也者型此者也樂也者樂此者也是故君者制
禮以爲天下法因身率而先之者也百官有司者奉禮
以章其教而布之民者也度禮之所宜而申之以民所
常習故政不煩也權禮之所禁而輕重之以繩不合者
故刑不擾也民習于禮故知有是非有是非然後有羞
惡是故賞罰可得而用也民習于禮故知有父子君臣
長幼上下知父子君臣長幼上下然後有孝弟忠信是
故軍旅田役之事可得而使也民習于禮故有孝友睦
姻任卹有孝友睦姻任卹然後有智仁聖義中和是故

其人材成者可得而用也故曰禮止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壞國破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不去而風俗壞國家敗者未之有也後之君子則不然不治其情而罪其欲也不制其心而惡其事也令之以政而不知其所由然也施之以禁而不知其所以失也民行而無所循習動而無所法守不勝其欲而各以知求之知上之有以禁我也則各以詐相遁有司見其然於是多爲刑辟以束縛之條律之煩至不可勝數以治其不幸而不能逃者其幸而能逃不抵于法則又莫之問也雖其不能逃而抵於法吏當之死而不敢怨而其所以

然者豈非其人之大不幸歟此三代以下所以小治不數見而大亂不止者也

楊雲珊覽輝閣詩序

余年十八九時始求友最先得雲珊時余姊之壻董超然與雲珊銳意爲詩三人者居相邇朝夕相過過卽論詩余心好兩人詩未暇學也其後三四年各以衣食奔走南北卒數年乃一得見見輒出新詩各盈卷而余學詩久之無所得遂絕意不復爲每見超然雲珊讀其詩恧然以媿超然之詩始學杜甫務爲巉刻沈壯晚乃歸于宋人以劉亮湊泊爲工雲珊則一宗仰李白益以恢

張雄奇跐踔天地揮霍日月以寓其不可一世之概嘗游大梁與客登吹臺酒酣集王勃滕王閣序字爲七言律四章振筆書紙雲湧飆發坐客瞠視謂高適杜甫後一千五十餘年無是會也然超然雲珊抱其奇游天下天下交口稱其詩而兩人窮愈甚超然喑嗚叱咤悲憤雄厲之氣時見于詩而雲珊益豪邁尚奇磊落不可遏抑乾隆乙卯余依惲子居富春雲珊適至留數日將别子居餞之觀山之顚把酒瞰江風雨驟至山水汨没魚龍吟嘯雲珊慷慨長歌意氣甚盛然余微覩其詩酒閒往時少年跌宕之概殆有不同人生憂患卒卒年歲一

去不可復得回憶身世又足慨也嗣後不相見者又四年今年雲珊以書來言東鹿令李君鈔其詩三卷刻以行世屬余爲之序往時嘗戲謂超然雲珊僕不作詩諸君詩集成要當僕序之今雲珊索余言其可已耶然余不工詩豈足以論雲珊之詩雲珊方治經爲漢儒之學所著書益多詩又豈足以盡雲珊獨吾三人二十年來遊好之迹雲散風逝不可把玩讀雲珊詩怦怦有動于中書之以訊超然于江南渐詩近如何也

莊達甫採山采藥圖序

始余見達甫圖其貌取杜甫詩題之曰看劍引杯時達

甫方壯年銳意天下事議論慷慨豪氣見于眉目閒迄今十八九年屢困場屋益衰且病以孝廉方正舉有司欲以應

召用固辭不赴遂不復應進士舉而更爲圖曰攝山采藥或以告余曰達甫殆無意于世也夫余聞而疑之古之君子汲汲憂樂于天下者誠以道存也道苟存不以遇不遇異其志又不當以吾身之衰而有自安之心達甫年未五十道之行不行未可知縱不得于今亦當有以見于後而區區攝生之謀哉與向所聞于達甫者頗大異然余竊嘗論國家之用人也如臾柎扁鵲之蓄百

藥焉取之必擇其地聚之必當其時儲之必備其物一旦有用出之籠中而不匱焉者其求預也事方其急而號之山澤之間其捆載而來者必柴胡桔梗也人蓡紫芝丹砂石乳末有能致者焉人蓡紫芝丹砂石乳之用而投以柴胡桔梗其不足以愈病而速之死也明甚見柴胡桔梗之不足以愈病而以爲天下之藥皆若是與夫偶得柴胡桔梗之效而以爲天下之藥莫良于是曾不人蓡紫芝丹砂石乳之求者其惑豈細耶若是者曾不足以當庸醫而儼然任國家進退天下士自以爲得之世有臾柎扁鵲等不爲大憂耶余又疑以爲達甫之

意或出于此然吾聞古之有道之士蓋有重治其精神而易天下者吾未嘗學之也達甫儻聞之歟序其事姑以問之

文稾自序

余少學爲時文竆日夜力屏他務爲之十餘年遹往往知其利病其後好文選辭賦爲之又如爲時文者三四年余友王悔生見余黃山賦而善之勸余爲古文語余以所受于其師劉海峯者爲之一二年稍稍得規榘已而思古之以文傳者雖于聖人有合有否要就其所得莫不足以立身行義施天下致一切之治荀卿賈誼董

仲舒揚雄以儒老聃莊周管夷吾以術司馬遷班固以事韓愈李翺歐陽修曾鞏以學柳宗元蘇洵軾轍王安石雖不逮猶各有所執持操其一以應于世而不窮故其言必曰道道成而所得之淺深醇雜見乎其文無其道而有其文者則未有也故迺退而考之于經求天地陰陽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聖王禮樂制度于禮鄭氏庶窺微言奧義以究本原已而更先太孺人憂學中廢嘉慶之初問鄭學於歙金先生三年圖儀禮十卷而易義三十九卷亦成觕以通其迹象闡其戶牖若乃徵顯闡幽開物成務昭古今之統合天人之紀若涉淵海其

無涯涘貧不能自克復役役于時自來京師殆又廢棄嗚呼余生四十年矣計自知學在三十以後中間奔走憂患得肆力於學者纔六七年以六七年之力而求所謂道者敢望其有得耶使余以爲時文辭賦之時畢爲之可得二十五年其與六七年者相去當幾何惜乎其棄之而不知也後此者尚有二十五年耶其庶幾有聞其訖無聞乎他日復當悔今日之所爲如曩時未可知也然余之知學于道自爲古文始故檢次舊所爲文去其蕪雜自戊申至甲寅爲一編丁巳戊午爲一編存以考他日之進退云

安甫遺學序

右凡三卷歙童子江承之安甫撰安甫生十四年而學學四年年十有八正月一日殀于京師其學好鄭氏禮虞氏易非二家之說猶泥芥也其志以爲易亡于唐禮晦于宋傳且數百年

本朝儒者乃始有從而發明之然數十年之閒天下爭爲漢學而異說往往而倡學者以小辨相高不務守大義或求之章句文字之末人人自以爲許鄭不可勝數也故其治鄭氏則依于婺源江徵君及歙金先生其治虞氏則依余之易義然皆貫串經文以求其合其有不

合雖余口授不敢信爭之每斷斷盡悟乃已其自期實孔以下蔑如也嗚呼學者患志不蔫志蔫矣患擇術不正術正而志蔫如理飆楫而沿于通川其至海也必矣然而不至者豈非命哉嗚呼觀其零文碎義之偶存者如此亦足以悲其志矣

虞氏易變表序

虞氏易變表亡生江承之安甫所作也安甫受易三年從余至京師乃作此表其義例虞變益審故爲完善自鼎以下十五卦未成安甫死之七月余役陪京館舍無事乃取其稾校錄而補之定爲二篇附于

消息之後嗚呼吾書苟傳也安甫爲不死矣

說江安甫所鈔易說

凡余所著易說安甫手寫者虞氏義九卷消息二卷禮二卷事二卷候一卷鄭荀義三卷緯略義三卷共裝爲八本唯別錄十七卷未及寫而安甫死矣余以嘉慶丙辰至歙居江郡江氏明年余書稍稍成時余之甥董士錫從余與安甫年相及相善益請受易各寫讀之所居樅陽山門前有小池夫渠盈焉時五六月閒每日將入兩生手一册坐池上解說風從林際來花葉之氣掩冉振發余於此時心最樂其冬士錫歸常州學以不能竟

而安甫明年從余至浙又明年遂從余北來兩年之間非疾病未嘗一日廢此書非舟車逆旅未嘗一日不寫此書盖能通者十五卷矣嗚呼余爲此書好之者安甫耳士錫耳士錫敏于安甫而精專不如又不竟以去安甫爲之幾成而竟死後之人其况有傳吾書者邪雖有之其于吾也奚所樂于其心故吾安甫所寫爲一帙時時覽觀以寄余之悲焉安甫幼時不喜學作字故其爲書遬而拙比來京師乃自恨學頗曾公大字筆力勁整可愛安甫死之十日夢于余曰請讀書禮乎易乎余呼之如平生曰二汝乃今爲鬼安所事禮順陰陽時消息

幾以奠汝游魂安甫諾而去自是未嘗與吾夢接也嗚呼安甫其尚不忘于茲耶嗚呼可哀也已

送左仲甫序

陽湖左仲甫爲縣令之六年以催科罣吏議將謁部是時

天子始親政事赫然誅元惡召安徽巡撫朱公入爲冢宰瀕行仲甫謁公于途求公賜之食從容問政要仲甫以爲方今大患在天下之才不足以任天下之事夫上之所取下之所習無事之所養有事之所用今 國家求政事之選而于時文詩賦取之其不足以得士也明

矣夫時文詩賦非一日之功也士蓋有數十年爲之而幸一日之得焉自非有過人之資未有能通世務知治亂者也其有能通世務知治亂者其見棄于時文詩賦而不獲選者則亦多矣方今科舉卽不能改宜令天下薦舉有文武智術之士　朝廷試而用之庶幾于事有爲方今郡縣駐防之兵所得額餉少者日才白金四分而上官供億公使往來之資又出其中兵以所得餘金養父母畜妻子其爲農賈伎業以給焉者良兵也桀黠者無賴於鄉曲矣夫不給其家而求其服練雖孫吳不能而況用其死乎則以爲宜優其給而捐其擾然後乃

可責其用朱公難其說仲甫至京師以告其友張惠言惠言曰國家養文武士一百五十年矣其爲澤至深厚而爲士者日以嗜利而無恥爲兵者日以怯弱而畏死是豈無故哉今　朝廷求言如不及朱公以道輔治仲甫之言行不行未可知也抑仲甫之道大用之于天下小用之于一邑其可乎古者郡縣掾吏皆官長辟除孝廉茂才則于是乎選故守令常恃以爲治今者悉更之以書吏官待之以僕隸之體而吏自待以商賈之心夫責僕隸以禮而冀商賈以廉無是理也書吏不可廢矣若仿古三老孝弟之制鄉舉其賢能以賓禮禮之使爲

教化之倡而任以保甲之事則催租捕盜之吏可以不至鄉里而縣無事且夫一縣之役無慮數百人其得食于官者數十人而已以無所資給之人入而辦公事趨之若鶩者誠有所利也其皆不得已而用之乎抑猶有可汰者乎縣令貧非可以財優之也少其人則其用易給而可繩以法矣方今用人者曰公而已夫進賢退不肖之謂公賞善罰惡之謂公今者唯成例是視其所謂公吾所謂私也故公賞不足勸而公罰無所懲公之爲敝如此而賢者不之喩愚竊以爲大過非仲甫吾誰與語之于其行遂書之以爲別嘉慶四年五月十五日

送趙味辛同知青州序

古之仕者在州郡則澤及一方在京朝則澤及天下故
賢者自京官出于外則爲不得其志而朋友亦相與咨
嗟歎惜之今之世則不然京官之號爲清要者非有議
論事權有裨于上下者也
朝廷歲命宰相卿長察任治事者
簡以爲外官大者郡守小者司馬別駕州牧
天子重其親于民親引而見之然後可其奏其鄭重如
此夫古之君子患其道之不行也不患其官之不榮也
患其德之不稱位也不患其位之不副德也而京官之

出于外以爲不得其志相與咨嗟以惜其去是徒欲榮其身顯其位而不顧其道之行澤之及于下也趙君味辛居中書二十年出同知青州趙君賢者内閣要地二十年而方佐郡謂之得志可乎雖然宰相以趙君爲才而舉之

天子以宰相所舉爲是而用之趙君獨得自飭其官乎同知之職于一郡事無所不參而又有專責督捕水利之事郡之治否于是乎在而趙君之德固足以澤于民是其志之得行也而以其身之不榮位之不顯惜其去者是朋友之私也故吾序此以解之趙君方歸壽其尊

甫緘齋先生其以吾此說爲先生誦之必且忻然樂也

書左仲甫事

霍邱知縣陽湖左君治霍邱既一載其冬有年父老數十人來自下鄉盛米于筐有稻有秫豚蹄鴨雞雜僂提攜造于縣門君呼之入曰父老良苦曷爲來哉頓首曰邊界之鄉尤擾益偷自耶之至吾民無事得耕種吾田吾田幸熟有此新穀皆耶之賜以爲耶嘗君曰天降吾民豐年樂與父老食之且彼家畜胡以來則又頓首曰往耶未來吾民之豬雞鵝鴨率用供吏餘者盜又取之今視吾圈栅數吾所育終歲不一失是耶爲吾民畜也

是耶物非民物也君笑而受之賓以酒食皆歡舞而去日本以奉耶皮爲耶費焉士民相與謀曰吾耶無所取于民而祿不足以自給其謂百姓何請分鄉爲四四又爲三各以月入米若薪歲曰善則請于君君笑曰百姓所以厚我以我不妄取也我資米若薪于百姓後之人必爾平索之是我之妄取無窮期也不可亳州之民有訴于府者曰亳舊寡盜今而多其來自霍邱霍邱左耶不容盜以毗亳願左耶兼治之嘉慶四年十二月霍邱有吳生在京師爲余說如此余同年友仁和湯吉士金釗告余曰往歲北來道鳳潁間往往詢其民人繇俗有

刑獄不當賦役無節者民曰非霍邱左耶來誰與辨之有風俗乖忤水旱冤抑者又曰非霍邱左耶來吾屬不安樂矣曰霍邱左耶能爲河南省治獄吾不識左君何如人也余曰吾友左君二十餘年其爲人守規矩貴重不可徙非有超絕不可及之才特以其忠誠悱愉之心推所學于古者而施之治效遂如此今之爲治者輒曰儒者迂闊患才不任事以吾觀左君迂闊人也如其才如其才左君名輔字仲甫以進士分發安徽爲知縣初爲南陵調霍邱嘉慶三年坐徵南陵錢糧不如期落職入見仍用知縣未補又坐徵霍邱錢糧不如期落職巡

撫爲請
天子知其名
特許補合肥縣云吳生名書常亦篤實君子人也

貤贈文林郎袁君家傳

君姓袁氏名思齊字景賢武進夏雷郵人也袁氏始居夏雷郵者曰太學生崟六世而至君之祖家珍家珍生廷遴廷遴娶于蔣生君自崟以後世爲農家君幼習農力田作苦家以漸裕有田百畝宅二區然心獨好儒子孫皆使爲儒擇名師教之敬禮備至惟恐不順適其意所交游有文士至即喜接禮之不倦如是二十年君之

子清竈始補博士弟子員後以副榜貢于鄉而袁氏相繼入學宫者不絶清寵之子鈞以舉人令雲南覃恩貤贈君爲文林郎新平縣知縣至今稱爲文學家君有女弟適殷氏母夫人所鍾愛也時日輒餽遺君必自負戴往殷所居曰黃巷距去夏雷鄉二里所每薄暮自田歸食已往省女弟返告母無恙然後治家事也其後女弟之夫死子幼春耕君持酒食驅牛率徒役往爲殷氏耕畢耕乃返秋當穫君又持酒食率徒役往爲之穫畢致之然後返其耘耨亦如之君教家以爲善日日發一善心終歲便有三百六十善聞古人胎教之法常

以訓子婦曰欲子賢當如此故袁氏世世孝友恂恂謹厚

君之教也君既訓子以學遒建宗祠置祭器章家譜規模草創甚略備焉君年六十五卒元配王氏繼徐氏並貤贈太孺人子六清憲爲長君卒之夕徐孺人以婚嫁未畢爲憂君指清憲曰汝有此讀書明理之子何憂爲孺人泣君笑曰非悲死歸也其識量如此君之孫祖望爲邑老師惠言少以爻行禮之鈞爲吏畏友惠言故傳

君于譜

丹陽匡鼎來雋行士也嘗論君曰觀君臨卒兩言有味乎其言之也讀書則明理故可無後憂然則君之令子

孫讀書豈區區富貴利達云爾然君未嘗讀書而考其
言行世之讀書者或反不逮此豈非孔子所謂善人者
耶君子以鼎來爲知言

袁太孺人傳

武進夏雷郵袁氏有賢母曰蔣太孺人副榜貢生贈文
林郎清憲之妻子曰祖期祖望祖修祖訓鈞皆以文行
稱于庠序而祖望爲最學者字之曰念方先生鈞以舉
人爲雲南知縣有循政

覃恩得贈爲太孺人袁氏世力田至清憲始治舉子業
其考贈文林郎思齊教子孫有法度太孺人妊身郎

戒以古胎教之法及舉子訓之曰勉樹德勿姑息以勖而子成太孺人謹而行之其教子自其齠齔令長者慈少者恭翼如也學有閒慈之嬉戲責之有不悌遜痛懲之無得貰者故祖期兄弟幼皆恂恂無疾言遽色無子弟之過長而皆守其教以克有成太孺人爲人恭敬仁愛儉於已而周于人御一食有不得食者在其側不甘也服一衣有不得衣者在其側不煖也袁氏之族十二支同郵而居者及異姓僅百餘家長者無弗長也如其長幼者無弗幼也如其幼有乏無弗賙也有急無弗急也有疾病必問之必餽遺之憂之也若在已十二支之

姻親宗女至無弗禮也於其親者館之加隆焉下逮戚屬之臧獲必易服乃見予之食然後聽去雖匃者必食之飽年老癃病或留之宿給以米然後遣之衕婦有老而謹者時時至或輟食食之徹茵蓐寢之推其心惟願接于我者靡不得所不知有貴賤之分人我之異也然太孺人家僅中人產所賜予人皆出節儉及紡織衣服無得留篋笥者卒爲人乞去質錢冬寒常以所薦茵與無被者其子婦知之更以進則卻之曰吾弗寒也固請薦之閱旬日則或又以與人矣太孺人年八十八卒以乾隆壬子之十月卒前數日猶扶病出爲人計畫薪米

蓋其天性然病革鈞侍語之曰今而知萬事莫如爲善也文曰子孫務勤讀勿與人爭利利與人同則有福而無禍姑太孺人祖姑蔣以勤儉好施稱賢於諸孫婦中獨善太孺人曰吾與若同氏惟若能嗣吾及太孺人老而訓子孫必曰吾聞之祖姑如此

論曰夫子有言婦人學于舅姑覩贈公之戒太孺人自胎教始而太孺人言必稱祖姑袁氏之世德有以哉有以哉婦人之慈仁者類能好施予然如太孺人之同視一體何其發於至誠而施行之不倦也及其秉禮審義動識大體此豈婦人之仁哉嗚呼可謂賢矣

江安甫葬銘

江承之字安甫年十四從余學時文十五讀江永鄉黨圖攷奮然請治經受鄭氏禮記日夜誦習旁及他鄭氏書先漢諸儒說攷校推究往往通大義時余方次虞氏易文請受之每一卷就輒手寫講解比余書成而安甫悉能指說益爲余校其不合者數十事十七從余來京師更受儀禮讀未竟以嘉慶五年正月一日病死年十八安甫於世事無所嗜獨好治經於世之人無所悅獨好余唯余言是從飲食寢處必余依暫去余皇皇若無所稅其從余而來也余不忍沮其父母憐之亦不忍拂

也其治經唯好鄭氏疾非鄭者如讎嘗寫後漢書鄭康成傳而次其年譜繫之以文悠然有千載之思往往欲著書余每戒之今檢其錄有日周易爻義曰儀禮名物皆無書鄭氏詩譜虞氏易變表略已具未就余取其易表附于吾書而錄其條于各書者次爲一卷庶以存其大凡安甫徽州之歙人父曰毓英有兄弟聘妻吳氏先二年死年十有七歙俗嫁殤以其喪歸江氏安甫死之三日余殯之京師某月日毓英以書來歸其柩某月日至歙以某月日與吳氏合葬於某原余既傷安甫之死而重悲其志故爲之銘以遺其父使刻之銘曰

爾以吾爲歸爾之死吾尤誰天乎人乎後其尚有聞乎嗚呼

祭安甫文

嗚呼爾有父母爾有弟兄棄愛割慈從吾北征爾之從吾如影依形爾之聽吾如響荅聲嗚呼夫孰使爾志之卓而忘其道之艱夫孰使我愛之篤而忘其體之孱是豈有冥冥者爲之而吾與爾皆會其適然嗚呼由之樟房之內而置之風雪之區又不能時其寒燠而使與其軀是得謂之命乎時余之辜斯已矣嗚呼死者有知當求康成仲翔氏於地下而師之爾奚羨乎永生而吾之

愧慚以悔悲不見爾學之成者其將終古而無窮也耶

尙饗

又告安甫文

告安甫汝命止此復何言耶吾疾困不能臨汝以訣豈亦命耶汝魂有知其能南歸依爾父母耶其未能耶朝夕依吾勿他往也嗚呼 告斂

告安甫此屋不可居今將殯汝于横街白衣菴西偏之室是亦汝幽宮也汝安之吾未有定居魂氣無不之覩吾之所在汝來依我 告殯

告安甫此凶宅也汝知之吾弗知以戕汝吾忍復居此

耶今日之酉陰陽家言汝反宅中汝之魂其不眷于此宅也其即爾幽宮無怨無恫幽明雖隔魂魄何其遊遨葢吾靡所定居凡所舍止即爲吾宅汝來夢中與我共語門神戶靈勿呵勿阻告反宅

公祭董潯州文

古稱文人少達多窮或困名位坎壈以終亦有起之莫或擠之孰執其樞終然不施噫君之生早鞠茶苦九齡孤兒母氏是怙匪母是怙亦母是師臨機授經瑣瑣厭辭兒飢無食兒寒無衣母氏謂兒莫欷以悲兒通經術當爲國毗他日飽暖勿忘此時寒人知寒飢人知飢兒

拜受教雪涕充頤吾鄉之文唐薛已遠陶蔣之後波蕩
靡反孰云振之僉曰微管蠅呻蛙吟澡若濯瀞君受其
業厥聲皇皇昌黎之傳得皇甫張春葩怒抽秋濤驚滂
巨刃施手摩天而揚精心四周植于中央驅騁壇坫三
十餘年名高數奇往蹇來連以昌其詩開流灑川寶棄
誰怨和氏斯愆荀卿遊學四十乃通既第春官民曹是
肅維時管君亦在郎官君來頡頏君斯附聲同執玉敦
共掌珠槃遠近歸高擻佩冕冠古有二妙會何足數既
最五司游崇左省陳殷師卿計歲貳棣
帝曰嘉茲克咸爾勳

命于南州以作爾勤世言儒生用不邇世君才桀桀通
達政治庶隆大猷副彼利器一麾霜肅五馬星馳篠驂
覊詡[illegible]露嵽晞奇抱長閎修懷竟摧嗚呼文星夭絕其
系管君先隕君復後逝半載匪久喪我二士如何昊天
景命勿遂家多哭寢士競爲位嚋昔之日飲餞之辰言
笑晏晏高談載申君言朋友是維大倫六行有四任卹
睦婣富乃行德貧斯弗親如決西江詎甦涸鱗我欲制
用三科是分一曰公貲二充家稽三爲客儲親疏以均
嗚呼此志會是莫伸大廈廣覆今誰與鄰遺此一言寒
畯歸仁萊蕪塵魚西華葛帔維清維貧詒厥孫子英英

宗介亦紹丕祉學君之文述君之事君所未竟尙克有嗣潯江悠悠旣阻且長君去幾時君赴在堂銘旐弗瞻生芻曷將陳牲在俎釃酒盈觴君其鑒誠翩然以饗

爲諸生祭歐敦甫文

嗚呼敦甫以子之聰穎特達而學不底於成耶以子之孝恭溫良而行不獲其享耶天之生材曷弗艱耶旣已生之而摧折夭閼使中道顚耶將榮者自華落者自苓而舉無關於天耶嗚呼敦甫毀不滅性子未聞耶胡一哀之不勝而遽隕其身耶將菁魄之竭已久而不復振耶抑飲食匪宜藥物匪良而遘此屯耶君子觀過斯知

仁耶孰云死孝而弗珍耶嗚呼敦甫吾不見子旬有餘日耳豈謂朋友之分盡於斯耶其不隔於吾目者恍朗精敏其子之英爽渝而不澌耶其不絕于吾心者纏綿肫篤其子之相與氣誼沫而不衰耶胡爲乎朝之言怡怡夕之言嘻嘻而易以同志之閔溺師長之嗟咨耶嗚呼是亦悲矣而況垂白之老扶杖而慟下顧繼嗣而斬焉嘹耶嗚呼敦甫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子而無知吾爲誰悲耶子而有知吾悲有時殺而子之悲于地下者其無窮期耶嗚呼敦甫命耶非耶命非吾與子所能制而又奚悲耶絮酒一樽尙歆茲耶嗚呼哀哉

茗柯文四編目錄

自辛酉五月至壬戌五月凡文十四首爲一卷

君柯文四編

詩龕賦

梧門先生貯古今人詩于一室題之曰詩龕或曰詩之有梧門猶禪之有上乘正覺也故龕之余以爲不然禪之有語言文字下也梧門奚取焉嘗謂六義失而詩道變變窮于禪詩龕云者窮其變而存之也夫存其變者可與正矣乃賦之曰

夫惟二雅之多材兮古之號曰九能商泉姬而三百兮貺至聖之所裁屈摛賦以籲憤兮宋儀之以哀曲聽河梁之執手兮放五言之高躅班兮馳而竝進兮遂世壇

而家貿鬻煩聲與詭律兮豈稽史之所受吾聞詩之爲
教兮政用達而使專何古人之介雅兮今惟纖乎悅孽
豈緣情之或非兮固同川而改瀾亮余志之不芳兮雖
辯莊其孰玩曲有變而殊奏兮言有畸而異方羌山水
之云滋兮會皆退乎老莊既傚之以曠放兮遂逃虛于
禪寂識多歧之必究兮世孰通其蔽惑五金躍而待冶
兮八材區而俟工覽燋墟之一派兮知衆流之必東啓
兹龠而畢受兮攬斯文之變態會秦越而儷言兮錯朱
素而儷色將緜仁義以爲藩兮結道德而葺之峙六義
以爲壁兮檻四始以相持介奚斯而擯吉甫兮延考父

于東序陶潛揖于庭堂兮甫白傷而翼宁庶倘體之有裁兮範九軌而同途起往賢而質中兮俟來哲以通符必口白而稱覺兮文胡爲此遽廬

尚友圖銘

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是以尚論古之人而友之矣以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必無見爲未足者也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其人必不止天下之善士也雖然頌其詩讀其書猶以爲未也又論其世則雖古之人友之豈易足乎孟子所論于古者伯夷伊尹柳下惠而猶以爲不同道然則孟子之所尚友者孔子一人

而已故君子之觀人也視其所友于世無所不屑者未能高于世者也于古無所不屑者未能高于古者也海甯陳子仲魚畫尚友圖武進張惠言銘之曰

余以今之友爲寡兮求于古而豈多余惟古之爲歸兮古之人其謂余何去之五百歲其援余手乎余孰且無友乎

送福子申宰漳平序

吾嘗讀孟子降大任之說而竊怪世之貧賤者何其顚頓困踣而不克自振者之多也豈孟子之說亦有時而不驗耶將天之苦勞餓乏拂亂夫大任之人者非猶夫

苦勞餓乏拂亂夫人人者耶蓋古之君子其志固皆有天下自任之重其學問固皆有非義非道不受高爵厚祿之心夫如是而嘗之以勞苦餓乏拂亂之遇使之歷人世之情僞而迭試其德慧術知於經權變故之交故其得于中者益堅而用于事者益密此其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也今之君子則不然其志之所願不過身家衣食功利之務其學問之所及僅僅知惡之不可爲而未必識其所以幸而遂其生優遊其心而養其廉恥猶可日黽月勉而不喪其素亦庸有進焉不幸而苦之勞之餓之空乏之拂亂之彼其心如以未成之舟

無檣楫之具驟而放乎江海衝洪波觸高浪目駭神眩手足顛倒尙何心之能動性之能忍而不能之能曾益哉故曰天之霜雪一也凡卉得之以殺而松柏得之以堅士之處貧賤烏可一概而道哉吾友福君子申自乾隆癸丑成進士失朝貴人意擯而黜之至今十年始得選爲令盩厔始見子申時年甚少氣甚高才銳而識擴以之辦天下事若不難也雖朋友亦許爲然已而擯不用家貧甚服勞事親艱瘁備至十年之閒其氣充然以夷其才黯然以潑其識淵然以長盩吾所交多貧賤之士其能自振拔不隨流俗者固不少而得力于勞苦餓

之拂亂以成爲有用之才者未有如子申者也夫以子申之才僅僅爲一令天固非以此任子申而所以動之忍之曾益之者自此益大雖然今之縣令古百里之國也管夷吾百里奚孫叔敖其治未有越於此子申行矣其亦曰天以苦我勞我餓我空乏我拂亂我也夫安往而不濟乎

上阮中丞書

伏承政化協和動履吉豫錫祚踐慶習于嘉祥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南山之詩所爲詠也愚者不敏以風聽不實之言瀆陳左右夫子不以其愚妄手辱誨諭使祛其

影響之疑而進以大公之道文惟恐不盡其狂瞽之說勤勤焉誘而導之乃知鄙儒拘方不足閱域外之度而大君子因物付物無一毫適莫于其胸中而分寸節度權銖衡黍纖芥之翳不得容于其間所謂先覺者不逆詐不億不信於夫子見之矣取善節則人有其善與善廣則人勸于為善好直言則人孰不樂告之以善此三美者古之君子治天下未有不由此者而夫子實允迪之則夫知人安民致吾

君于堯舜光德業于三代豈獨及門之士所稱誦而願望者哉惠言嘗竊以為在上者之用人也如良醫之聚

畜百藥焉自紫芝人葠丹砂石乳以至柴胡桔梗烏頭鉤吻莫不備具故一旦有所用取之籠中而不匱焉者其求豫也求之不豫而用之匱其不至雜投也者幾矣雖然其取之也則有閒矣命之于野捆載而來者柴胡桔梗也烏頭鉤吻其得之也不難然制而用之逢其性而殺其毒迨其熟也非一朝夕矣紫芝人葠丹砂石乳則必求之深巖之下幽谷之中葢有曠年而得之或亦有不得者焉雖然其用之也則又有分矣柴胡桔梗爲用也廣而不足以起痼疾烏頭鉤吻投之當其力十倍然而懼其元氣之傷也紫芝人葠丹砂石乳可以起沈

痼奏殊效常服而無後患用人者亦然跅弛之士貪詐之才任之以濟事殆有所不得已也今夫子旣能制烏頭鉤吻而用之矣則其無所遺于紫芝人蔘丹砂石乳決也浙東西之廣士大夫之都夫子不亦得其人乎毋亦有伏匿深巖幽谷而不得接于籠中者乎如得其人其與烏頭鉤吻之用當什伯也如未得其人則世道之憂愚竊以爲方今之務未有先焉者也易曰羸豕孚蹢躅言豕之孚以其羸而未嘗忘蹢躅也昔寇萊公薦丁謂于李文靖文靖曰才則才矣如斯人者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曰他日

思吾言也司馬溫公欲罷免役刻期五日當時范忠宣蘇文忠皆以為難而蔡京獨如約開封畿縣無違者溫公喜曰奉法當如此然卒亂宋者京也夫使謂與京長為文靖溫公用雖終其身為君子可也然用之者不能皆文靖溫公而謂與京之才文自不可遏抑此如以柴胡桔梗制烏頭鉤吻欲其毒之不發也難矣故良醫務蓄珍藥而君子務樹善人紫芝人葠丹砂石乳苟得其用則烏頭鉤吻之利可廢即藉之而決不為後患矣此惠言為育才者言之非斤斤不忘于此一人也蓋君子之行也為可終也為可繼也不自吾身而已矣關權之

事儻亦有然想遠慮淡思當有以處此惠言竊惟無隱之義不勝大願欲夫子爲斯世宏人材之路爲百穉之計故不改其野哉而敢以聞于函丈伏惟有以誨之

答錢竹初大令書

春閒辱手書伏承憂患之餘有假年寡過之想以惠言稍知易理命決之于筮占惠言之于易蓋所謂臆說而不知是且非者然竊不自蓋覆有辱問者往往發其卮言例以先生之命而敢固匿然而承命以來百有餘日未知所以報者何也他人之所惑者富貴貧賤窮通得喪之交戰是其吉凶之故皆有數以制之而推而言之

以合于人倫天道所當盡者皆爻象之所宜告今先生既已脫人世之羈馽又息心遠覽浮游塵滓之外則所爲富貴貧賤窮通得喪者他日子孫之事無與于先生而先生亦必且視之如太虛浮雲而不足動其靈臺推先生之意直以爲神仙之術呼吸吐納以求長生之日久未知道家所謂福緣者何如儻其得悟大道而與天地同久耶其徼精勞神而無益壽命之數耶此先生所以疑而欲一決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惠言所習者伏羲文王孔子之易非魏伯陽陳摶之易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假而孔子所謂害者進而叩其說于孔子

其不胥相告決也此惠言所以不敢報命也雖然來命欲究損益之義窮性命之理此則惠言所誦習者敢不爲左右陳之孔子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人以陽生復人之始也坤人之終也自復而臨而泰謂之息人之少而壯也自否而觀而剝而入於坤謂之消人之老而死也獨陽不生獨陰不生陽爲主則陰成之復臨之時有遘遯不足以消復臨也陰爲主則陽伏藏而不勝觀剝之時有大壯乾不足以息觀剝也往來者惟泰否焉故泰否者盛衰之樞也君子泰則不使爲否否則能使爲泰其用在損益故曰損益衰盛之始也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言陰變陽化六位各正如既濟也故損之變爲既濟則不反否益之變爲既濟則反泰所謂各正性命也性者人之成也于卦爲震命者天之令也于卦爲巽益之爲象也復乎性而盡命損象反之反性命者不可以久故可貞正其性命也故人之盛也而忽衰忿欲害之也懲忿窒欲損之道也雖常泰可也人之既衰也是忿與欲之過也遷善改過益之道也雖反泰可也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此而已雖然君子豈以爲常盛而不衰哉性也者人之成也命也者天之令也成于性者吾勿暴之而已命于天者吾何

知焉者求知是乃欲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旣濟之象是也君子之正性命也爲明道也爲行道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無益於天地萬物而私其身以長存君子以不厄之生猶之乎腐草之萎爾已且夫泰損其初則損其二而益損其三而否矣夫否損其上則益損其五而損損其四而泰矣故益有損焉益之大者也非損也損有益焉損之大者也非益也君子勞精神苦思慮汲汲然不敢寧也皇皇然不敢暇也內以益其心而外以益於人。是損而益也君子謂之泰若夫屏聖智絕禮義嗇其精恐其易竭也保其神恐其易耗也內以愚其心

而外以亂天下是益而損也君子謂之否也今聞先生于橫逆之至未能平其心而騖焉長生之是求毋乃忿之未懲而欲之未窒乎彼魏伯陽陳摶之所謂性命者如此焉則悉言不能知也若伏羲文王孔子之所謂性命者則悉言知其不如此也然則君子之所汲汲皇皇而有事者何哉其在損曰利有攸往言懲忿窒欲之當有事也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者祭禮也可用者誠也天子祭八簋降損至士而用二敦同姓則二簋謂禮之別尊卑定親疏也夫忿之來也惡人而不親也禮人而不答也則分不正倫不序而誠不至也二簋可用享

而橫逆如故則妄人而已矣君子不忿也夫欲生于不知足不知足生于不知禮二篇用享禮如是不敢過也不敢過而欲不窒者寡矣使損其疾使遄有喜明忿之無自來也或益之十朋之龜明不待欲而足也是損之義也其在益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言遷善改過之當有事也夫不明于善之爲善過之爲過而遷之改之者必不益矣何以明之曰禮也夫禮有文焉有數焉非可以意造也故得過其過而善其善益之二曰享帝吉禮之大者也三用圭凶禮之大者也四遷邦軍禮之大者也中行告公賓禮之大者也故吉凶軍賓之禮具而後

可以遷可以改是益之義也先生將修魏伯陽陳摶之所謂性命者則惠言不能知也君將求伏羲文王孔子之所謂損益者則惠言之說其是乎其非乎將就先生正之也抑又聞之財者生人之大命泰之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君子所以成天地佐百姓舍財無以也說易者謂聚財則損散財則益是不然聚財者小人之事也散財者豪俠之事也君子之財有損益而無聚散要在用之以禮而已二簋非少也十朋非多也君子之用財也使親者加親而疏者不遠也尊者加尊而卑者不陵也二簋用享之謂也既辨

其親疏尊卑矣又辨其賢不肖或益之十朋之龜之謂也夫然故百姓戴之于下有孚惠我德之謂也賢士奉之于上得臣无家之謂也夫苟賢士奉之百姓戴之文何橫逆之足患哉方今吾鄉風俗益偷禮教益薄此世道之憂搢紳先生之恥也先生學問行誼為鄉人典型惠言自勝衣則知企仰于今三十年矣奔走南北望見清光之日少未得竭志意于前誠願少回莊列之志就周孔之軌推酌損之義孚惠德之心脩二簋之誠廣十朋之用就大作之利遠或擊之害則身名泰而性命長鄉里皆有所矜式小子狂簡不知所裁先生不罪其慢

迂而教之幸甚

嘉善陳氏祠堂記

宗祠非古也古者大夫士立廟各有數皆于大門之內其自別子若始遷爲大夫而其子孫繼世者得立爲太祖然昭穆之世惟及祖考有大事省于其君乃祫其高祖非如後世宗祠自始祖以下皆立主而祀之也其繼世爲大夫者或失位則廟亦毀非如後世宗祠一成而弗廢也三代而下宗法不立民無統紀而輕去其鄉則背祖忘宗之患作宋之大儒憂之乃始講論使士庶人之祭皆及高祖而又以義起先祖初祖之祭宗祠之作

蓋由此其仿也夫聚百世之主于一堂而合子孫之屬以事之使俱生其水原木本之思而因進之以敬宗收族之教于以惇化善俗莫近于此然則宗祠非古禮而得禮意後之君子恆兢兢焉務之余嘗游新安其大家世族必聚處所處必為宗祠春秋祭饗盥獻拜饋往往猶有古禮故其民孅儉勤力而孤貧不收者鮮豈非先儒程子朱子之流澤長而其鄉先生世能振之哉蓋大江之南風俗近古者余于新安見之休甯藤溪陳氏新安望也元時定宇先生倡明朱子之學為世儒宗藤溪為郡要衝余嘗過而拜其祠下及來京師嘉善陳孝廉

治鴻與余同門知其爲藤溪之別定宇先生後也一日以其祖館陶君之命命余曰吾陳氏之定居嘉善當前明之季贈中憲大夫崇祀鄉賢府君諱華育及其弟華允華美爲三宗藤溪第二十九世也傳百餘年至乾隆戊午始建宗祠越三年而成迄今又六十年而祠未有記懼後世之無徵也嘗求能爲古文辭者而託焉以屬吾子余曰子之家有鄉賢府君之貽謀有定宇先生之世教有新安程子朱子之風澤其汲汲于敦本睦族也固宜然而自中憲以來經營者三世遲至百年而後成信乎創垂之難也夫創之難守之詎易耶書之以告後

人文館陶君所以垂裕也余敢以不文辭乃爲之記曰乾隆五年嘉善楓涇陳氏宗祠成凡爲屋若干楹門二重前堂後寢牲殺有所尊盥有序滌濯有廡庖湢有宇名其堂曰承志紹祖也榜其門曰藤溪毓秀明宗也董其役者中憲君之孫某官廷玉增廣生起鳳求余文以記之者廷玉之子前館陶知縣某楓涇本曰清風涇俗傳風爲楓云在縣西鄉四中區

記管貞婦

管貞婦徐氏武進人父鼎亨以進士官四川知縣有儒行吏蹟鄉人稱之曰南湖先生南湖先生以季女字同

邑管繼楨子錫齡貞婦也嘉慶三年貞婦年十四錫齡死家人祕其訃貞婦陰知之言笑如平常明年南湖先生卒又明年兄某將以貞婦字他氏貞婦請歸管余翁者徐姻戚也要南湖曰吾女欲歸管歸管非禮也爲我諭之余翁晨扣徐氏門則貞婦方爲毋兄誓死翁大駭述其要貞女曰兒之爲管氏父命也父命兒之婦管也卒固請而歸于管論曰女從父者也父未命適人而夭夫是謂婦而不女貞女之辭以父命何其順也嗚呼自其聞錫齡之死豈一日忘管氏哉彼知父之以爲非禮也請之而不得必要之是戚父之命以成已志也夫是

故忍而弗形曰孝也歟曰智也歟

許省初家傳

海甯許嘉猷嘗與余同教習官學生相友善嘉慶辛酉謁選知縣至京師時過省余為言其六世祖省初君事曰許氏先塋在邑之洞孔山塋外有田勢家欲奪之以重利陷其族人或許之則犂其塋表族父兄莫敢言君年才十餘奮然以狀白布政使布政使下其事有司首訐撓君君詞強弗能折久之卒以田歸許氏海甯西路鹽場課重一邑黃口腹孕皆有征竈戶大病君白當事歲免金八百有奇丁減課一錢五分存場之徵三之一

是時倭寇略海上都指揮周應禎禦之海甯君以便宜
干之事多效嘉靖甲寅應禎逐寇至黃山嶺君集義勇
爲左右翼倭懼遁去應禎治軍嚴海甯人德之會其殁
君上其事巡撫請立廟於黃山名其嶺曰都司嶺君少
補學官弟子一試於鄉不得志即棄去讀書靈泉山中
及卒縣人祀之西倉報功祠余曰古之人所以汲汲於
仕進者豈爲一身之祿利哉懼其没没以死而澤不及
于人也後之仕進者不然利害若毫毛比可以就其祿
利者罔弗前也可以損其祿利者罔弗後也是故位愈
高而業愈卑及其死也没没與匹夫等不亦哀歟君不

肩與舉子伍而其所立者及于家及于邑歿數百年而
俎豆弗衰其與當時之取科第爲顯官者得失何如也
嘉猷請書其事于譜遂次而傳之君名敦胄字仍甫省
初其號爲海甯靈泉里人其先自唐睢陽太守遠宋提
督潞州軍事某始居海甯明初有國器者應特徵同知
海州有政蹟祠名宦七世至君實睢陽之二十七世孫
云

承拙齋家傳

承君名任字是常自號拙齋先生其先祖漢侍中祭酒
宮宋南渡時有振者及其弟採僑居毘陵子孫世爲武

進太平鄉篠塢里人拙齋採後也父兌以孝聞事在郡志拙齋學於宜興杭生遍五經四子書泛覽百家爲詩古時文然以躬行爲務補學生員九試於鄉不得舉以所學授生徒終其身作愛吾廬記以自述其辭曰愛吾廬者拙齋先生讀書處也破屋數椽不蔽風日方庭踰武無佳葩奇卉可以娛目有書數千卷先生晝夜講習其中有四子一孫各授一經日與辨析疑義使爲歌詩文辭點筆以爲樂役使無童僕客有至者則延入蔬食相對與之論古聖賢君晤之几席也先生以致知格物爲基阯以身體力行爲堂奧以懲忿窒欲爲牆垣以推

己及人爲門戶以書策吟詠爲闤闠保吾天全吾眞處而安焉入而自得焉蓋不足爲外人道也其指趣如此嘗語學者曰文詞小伎于身心何所益讀聖賢書如此爾耶子志試禮部瀕行命之曰行己有恥立身之大端也得失之際愼之志兄弟皆恂謹力學父之教也著四書質疑錄拙齋集若干卷時文若干篇年六十有六嘉慶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卒子曰志曰惠曰懋曰憲曰甯懋早卒甯爲叔父後而志中式乾隆甲寅科舉人拙齋年十三而喪母即知守禮父卒教育異母少弟有恩禮居鄉長者行甚衆要其大者論之故不著杭生者名樂篇

行君子也從學者稱酉閒先生自盲廢矣拙齋事之六年及卒邀其同門具其行呈于學官旌其門拙齋所授徒陽湖張滸宜興陸典疇皆以力行稱于鄉里

論曰自時文之學興而六經四子之書爲科舉羔雁而已父以是敎其子師以是傳之徒周公孔子之說日舉于口而筆于書而終身不知其爲何物者衆也拙齋敎人求之身心而勖其子以有耻古之學者何以異是志爲余言君終身服一言曰恕然晚年乃曰吾嘗謂恕以接物善矣今而知未也嘗思孟子三自反然則拙齋得力之深淺與其勤于學至老而不倦皆可以知之矣

陸以甯墓志銘

乾隆辛亥余始識陸以甯于京師時以甯五十餘矣鬚鬢宣白而容貌充然望之類有道者與之語詑懇沖粹雖老不遇未嘗有憤懟之意其篤學力行交不以年之衰而懈朝夕也余禮之不敢與齒而以甯以朋友待余居相遠不時得見見則必論六經聖賢之道致治之源及古今文章升降利害欣然不覺坐之久也甲寅余聞先孺人疾馳出都不及與以甯別明年乙卯余方居憂則聞以甯死矣越六年嘉慶己未余復來京師以甯之子念祖來請曰將葬願有銘余曰嗚呼非余孰當銘以

甯者耶。則受其狀已而葬中輟又二年念祖來速銘乃
敘之曰君諱致遠字以甯又字秀后號緘齋姓陸氏曾
祖韜祖世爵考祗德世居常州宜興宜興分荆溪爲荆
溪縣人以甯少聰敏喜爲詩從詩人儲長源遊長源亟
稱之曰吾詩授陸生矣年十九補縣學生員屢困鄉舉
四十遊京師程編修晉芳善其詩由是知名于時又五
年乃以國子監生舉順天鄉試六試禮部不第乾隆六
十年大挑天下貢士以甯得教官將歸俟選而病發病
間遂行六月十一日至靜海縣之唐官屯卒于舟次唐
其柩道考元女廟中其明年念祖奉以歸八月十八日

至荆溪唐之舍旁廣興寺嘉慶年月日卜地葬于某鄉某原以甯卒年五十有七娶高氏生子二人長念祖次貽孫女子子一人適某氏孫一人以甯早失怙恃家貧以教授自給恆客遊南至百粵北窮恆代所至周覽山川人物草木之變態悲憂懽欣感觸世事一寓于詩所刻朵山堂詩一卷其少作也生平作甚多益工余性不好詩以是未嘗求以甯全詩嗚呼孰知其死之遽而其詩遂散失不可復求存者盡少也悲夫以甯晚年喜論經世之學好黃棃洲顧亭林之書又通醫善傷寒論治有奇效常曰六經重漢學醫又甚焉唐宋以後榛棘叢

矣明其傳者成無已最後方有執喻昌而尤善柯琴自云受之同邑張雲衢雲衢受之靖江鄭汝楫銘曰

少逈穎悟老弗頹連蹇其心身益束德之不施昌其詩詩且弗存知者誰嗚呼以甯命若茲歸復故土魂不羈是固是安後嗣不我銘其藏言罔諆千秋萬世徵此辭嗚呼以甯其又何悲

例贈文林郎許君墓志銘

君諱穆宗字剛中號履亭姓許氏世爲海甯人余作傳所謂秀才省初君者君五世祖也祖諱某考諱某娶于姚生四子而君爲仲君早失父家貧懼無以爲養乃輟

儒業習賈當是時無一椽之居賃屋于吏部橋南奉其母而身往來吴越間嘗雪夜步行百里并日而餐毋供養備已而家日裕作室龍山之麓橋名其堂曰經德樓曰彝樓塾曰汲脩以孝友忠信教其子延名師誨之學皆克有成

君貧時嘗夜得遺金於途伺其人而還之爲人賈有誤畀以五十金者數百里反之其營宅也里人有將搆釁者潛以骨一罌寘其下君見之惻然命卻地瘞之加盞薦焉其人大感媿一夕移之去且詣君謝君終身不言其人又嘗讓其兄之遺貲千金撫弱弟及兄之孤女皆有恩意養舅氏之老而無歸者葬之祀之其

于鄉賑粟社粟修學宮志書君必董其事所輸過于其力故知與不知皆曰許君長者也嘗就相人相曰公瘦形鶴立音聲越然身有二十餘子如丹砂法當立其家然有大厄今且至已熟視指之曰此所謂陰隲文免矣未幾鄰家火火延三十餘家比至經德堂風返火息有於火中見神人五導火行至君之屋而設韋以爲陰德之致云君先娶沈氏早卒無子又娶朱氏有賢行孝於姑勤於家約不困豐不泰生子三國子監生良模縣學廩膳生嘉猷乾隆己酉舉人教習官學生以知縣用女一人適嘉興學附生王尙纓孫八人三人補州學生

君以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三後十四年嘉慶二年五月十四日夫人朱氏卒年七十有九又幾年閏等奉其柩以某年月日合葬于某鄉某原於是嘉猷來請曰願有銘余辱史氏不敢辭銘曰

行之實以甯其親德之有以穀其後其取于己也詳而天其昌之行之介其殖乃大德之施其裕乃垂其取于世也廉而天其成之有澤不竭有銘不泐是維古君子之室而後其式之

祭金先生文

嗚呼六經同歸其指在禮誰歟明之北海鄭氏經唐涉

朱大論日兼天鑒

大清篤生巨儒乾隆之初婺源江公刊椓兌途灑流就東厥有繼者休甯之戴先生起歙並轍聯佩戴君閎通眾流並泳志脩年短厥緒未竟先生精研思約理積掉頭序廡壼奧獨闢既啓其室遂周其藩桴宗榕楠既固既完籛禮九篇以鄭正鄭惟其匡捄是謂篤信一義之發邇于睫眸先生不言千載其幽較其所成於戴益多婺源之傳俗華比衰古人著書感發不遇先生不然頤志養素早年獻賦人贊機衡對策鑾坡聲震 殿廷

帝嘉其文冠之上第再命持衡慎簡俊乂翩然高蹈有

遯若飛不事之功其成則巍杜門養痾二十一年旣定
禮堂其人未傳臯行實行高山惟仰昊天弗遺後學誰
放伊蒙寡昧一言獲褒春風所嘘不遺薪蕘三年在門
莫窺美富旣困馳驅乃始自告獨持緒論以當衆岐端
策恐騃瞻途識夷丙辰之春再謁几席先生欣然曰子
可益則理其穢則瀹其清掖之拓之以崇以閎閔其飢
寒恤其生事割宅以居推食以食歲在己未孟春北征
先生餞之肴核旣盈酒酣執手曰學實難昔不知道繙
其帨鞶前賢後生氣求聲應弗章弗傳孰美孰盛挹河
知源測景知光今我老矣非子曷望疇昔之歲殷勤與

書問子所學今則何如勉子舊聞告我新得使我暮年快覩奇特惶恐再拜負慙此言匪敢怠荒乃爲俗牽遊將歸來返我矩矱庶幾籍湜果不畔去恭聞易簀命簡作械篤不成章筆絕意涑嗚呼微言遂絕于茲哭寢此目傷心聶聶時具存者書莫繼者事命我以意曷敢以二尙蹶麗鞅罔遂駿奔輇紼不親奠斝弗存南望一慟告茲哀衷言有弗宣哀其可窮先生之靈其曷不鑒未知後死斯言勿玷嗚呼哀哉